

它是一條小青蛇

沒有錯，「色」就是我們的「堅固妄想」。

它那麼堅固，才能化爲我們的身體，我們的優點和缺憾。

當它是疾病的時候，真的非常堅固，我們每天繞著那個想法打轉，再怎麼看醫生也沒有用。

當我的堅固妄想在我的內色上展現實力…

一個普通的醫生絕猜不透我的心意。單純只看表象的西醫對我束手無策，拿我沒辦法。

雖然我好像信賴他，每個禮拜去掛號、問診，一直投醫。

但我心裏的疑惑，我的堅固不信任，我的某一種妄想如果仍堅持著，他的西藥再怎麼毒也攻不破。

他的西藥只能轉而攻擊我的肝臟、我的腎臟，讓它們虛弱。

但是我的妄想永不虛弱。

總是更堅固。

一天比一天強大、擴張。

如果我堅固的認爲沒有人會愛我，就會生一個沒有人敢來愛我的病。

不用太誇張，只要在一個點。

就可以在人生中戲劇性的一刻扮演要角。讓愛我的人看見，而跑掉。

如果我堅固的認爲我是虛弱的，飲食再怎麼營養，可以進到我的胃，但永遠深入不到我可憐的正常細胞。豐富的每一餐分解細化後，卻精準流進不知哪裡飛來的大量不正常細胞。

色分爲內色、外色。

外色就是我們生活的地方，看見的一切，提供給我們的人生劇背景、道具、聲光、觀眾和座席，提供給我們食物、空氣、綠意、山川、水色、這顆地球、和太陽系、和夜裏那些星星、雨天的露珠…

內色有六種，我們最親愛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和法處所攝色，後者是在第六識我的頭腦裏亂竄的想法。

這些想法比細菌、黴菌、濾過性病毒都還要小也還要大。小得完全難以捉摸，大到堅固無可動搖。只要它決定，抗藥性所向無敵，因爲

它所在的色塵竟是如此微妙。它的地位如果排在所有色塵中間，像精巧的皇室，不是粗魯的抗生素那些賤民可以匹敵。

它穿透我的其他內色，好像練過的人可以穿牆一樣。

在細隙中，它知道它相信它利用那些細縫。它可以把自己分解，再組織，它是那麼柔軟、狹慧、狡猾、聰明，而有自信。它其實知道，它和所有的色是一體的，沒有分別。分別只是它的一個把戲。它就是分別心大本營裏的大將軍。它知道分別心只是一對魔幻隊伍，一堆幻影，是它的泡沫部屬，免費無條件供它差使。當然在它需要的時候，也會讓開，絕不敢阻礙。於是就穿過去。

在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之間。

我的堅固妄想可以任意棲息，發展它的興趣。

蓋它的堅固堡壘，這裡一塊，那裏一塊。醫學界還傻不愣登，忙著以西方人堅固的分類妄想給它定位、命名。

但它知道我總給它支持，這就夠了，它知道它是無可分類的，無所匹敵。

除非有天，我轉向佛性。

發現它的那些伎倆，都是從佛性裏偷來。

它把那些寶物、最細密的能量、秘笈，通通變成江湖藝人耍詐的伎數。

它騙了我一輩子。

於是我決定拿回權仗，坐回佛位。

我就有八十隨形好。

它就拿我沒皮條。

像一條小青蛇一樣，一溜煙消失在瀟霧的廣大外色森林中。